

●品川历史馆解说单页

大森贝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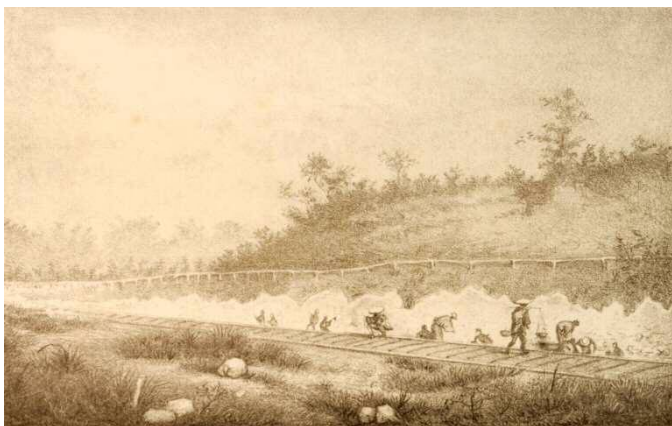
日本考古学发祥地

1877 年进行的大森贝冢考古发掘是日本首次科学发掘调查，因此，这里被誉为日本考古学的发祥地。大森贝冢主要为绳文时代后期到晚期（约公元前 2400 年到公元前 300 年）的遗址，出土了贝类、鱼类、兽骨、陶器、石器、人骨等各种考古文物。1955 年被指定为日本国家史迹。

莫尔斯与大森贝冢的考古发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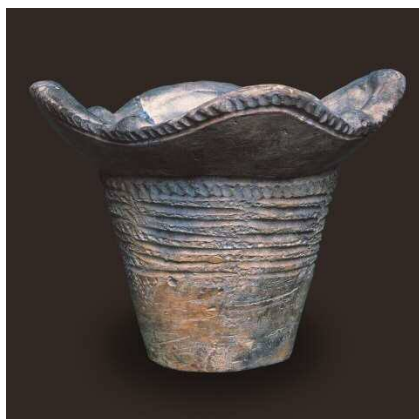
发掘大森贝冢的是来自美国缅因州波特兰市的爱德华·莫尔斯（Edward S. Morse, 1838-1925）。莫尔斯在初中毕业后，一边担任制图员，一边自学贝类研究，后历任大学的学生助手、博物馆研究员、大学教授等职，在 1877 年来到日本，成为东京大学的第一位动物学教授。同年 6 月 19 日，莫尔斯从横滨搭乘火车到新桥时，发现了堆积的贝层，并且认出其为贝冢。事先进行 2 次调查后，10 月 9 日起正式开始了发掘调查，从发现起仅 4 个月。

在此次发掘中，出土了 214 件陶器、6 件陶板、23 件骨制道具、9 件石器、9 件贝壳，共 261 件考古文物，其中的 165 件后来被指定为重要文化遗产。大



▲1877 年 10 月大森贝冢发掘情景
（出自《大森贝冢》）

森贝冢之所以被誉为日本考古学发祥地，是因为除了为了科学目的运用科学知识进行发掘之外，在发掘 2 年后更是发行了日本第一本发掘调查报告书《大森贝冢》及其日语译本。报告书中以科学验证多种项目，这在当时是相当卓越的考古纪录。贝壳的图片由莫尔斯亲自描绘，其他图片则由日本画家木村青山精密作图。



◀莫尔斯发掘出土的陶器
（东京大学综合研究博物馆馆藏）

之后的考古发掘

1885 年，博物学家南方熊楠在大森贝冢采集陶器和骨骸；1908 年遭到作家江见水荫的滥挖掘，并记录在其作品《地下的秘密》中。

再度进行的学术性发掘，是 1941 年以大山柏为中心的庆应义塾大学进行开展，但当时所出土的文物和纪录不幸在战争时烧毁。

大森贝冢在 1955 年列为日本国家史迹，却因 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时期不得入内而逐渐荒废。对此感到忧心的当地有志人士组成团体来保存贝冢，保存活动意识因而高涨。

之后，由品川区进行了 2 次发掘调查。1984 年的发掘调查中发现了大范围的贝层，还有莫尔斯未曾发掘出土的石制箭镞、贝制装饰品等众多文物。另外，1993 年的调查中，除了贝层之外，另外还发现了 6 座住宅遗址。

两座贝冢碑

纪念发掘大森贝冢的石碑共有2座，其一是“大森贝冢碑”（东京都品川区大井6），其二是“大森贝墟碑”（东京都大田区山王1）。“大森贝冢碑”是在1929年由大阪每日新闻社社长，同时也是考古学家的本山彦一发起，以大山柏为中心，并得到莫尔斯的学生佐佐木宗次郎和石川千代松等人的赞同而竖立。而“大森贝墟碑”则在1930年，作为东京大学纪念莫尔斯活动的一环，竖立在与莫尔斯一同进行发掘调查的佐佐木宗次郎所回忆的地点。

在竖立纪念碑的当时，因发掘调查书中并未记录莫尔斯的发掘地点，再加上景观的变化等原因，无法确切地找到发掘地点。

但是，在1977年发现了莫尔斯为发掘工作而缴纳给地主樱井甚右卫门的保证金的相关文件中，发现了记载大森贝冢碑附近的地址和地图；并且也在之后的发掘调查中，在大森贝冢碑附近发现了绳文时代后期的贝层和住居遗址。莫尔斯所发掘的大森贝冢位置得到了印证。

现在的大森贝冢：大森贝冢遗址庭园

为纪念1984年品川区与莫尔斯的出生地美国缅因州波特兰市结为友好城市，以大森贝冢碑为中心，对其周围一带进行了整备，在1985年开设了大森贝冢遗址庭园。1996年对园址进行扩展，成为现在的规模。

庭园中的广场上立有大森贝冢碑、莫尔斯铜像、品川区与波特兰市缔结友好城市纪念碑、贝层标本。这里不仅是市民休憩的场所，也是缅怀日本考古学发祥之地，吸引着众多居民与游客造访此地。



▲大森贝冢的贝层标本（1984年发掘）



▲大森贝冢碑



◀大森贝墟碑